

鐵馬金戈大西南(五)

楊森

雲南護法宣佈自主

民國四年十二月，雲南首義護國，帝制戰爭揭幕，我也結束了安寧州溫泉村的賦閑生活，那一段經歷，已在中外雜誌十一卷二期的「護國軍苦戰川南記」一文中，寫得很詳細了。

帝制戰爭進行期間，貴州、廣西、廣東各省相繼獨立，起義討袁。袁世凱迫不得已，只好下令罪己，取銷帝制，希望能夠藉此緩和獨立各省的反對，但是他仍然戀棧大總統職位。獨立各省則認為他既已稱帝，自絕於中華民國，他的大總統資格早已喪失。於是在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五月八日，由獨立各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，推唐繼堯為撫軍長，岑春煊為副。然而，六月六日袁世凱憂憤而死，七月六日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；他致電唐繼堯，徵詢對大局意見，唐繼堯立即覆電，向黎元洪提出了以下四點主張：

- 一、恢復舊約法。
- 二、召集合法國會。

- 三、改組正式內閣。
- 四、舉行軍事會議。

那時節的唐繼堯，聲望之高，如日中天。他的四點主張，黎元洪一一照辦。因此，唐繼堯便也很漂亮的商得各省同意，在七月十四日，宣告撤銷軍務院，將一切大政，奉還中央。

黎元洪為崇功報德，徇國會議決，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恢復共和國慶日，每年屆期放假慶祝。他並改各省都督、將軍為督軍，任命唐繼堯為雲南督軍兼省長，授他勳一位，一等大綬寶光嘉禾勳章，晉級陸軍上將。參加首義有功人員，也分別晉級，授給勳位勳章。但是唐繼堯對這些虛銜，並不措意。因為雲南以一隅之地，首義討袁，獨力支持三省戰事，公私損失，至為深鉅，必須積極從事裁減軍隊，撫卹兵災，籌辦善後諸事宜。所需的巨額款項，勢必要請中央加以協濟。但是黎元洪當大總統，根本就無權無勢，中央大政，仍然為北洋軍閥所把持，野心勃勃，想當皇帝的袁世凱死了，當家的是迷信武力，誓欲「

一匡天下」的國務總理段祺瑞。段祺瑞反對袁世凱稱帝，他對打倒了袁世凱的雲南唐繼堯，以其非吾族類，當然不會有特殊的好感。所以唐繼堯一再的打電報，派代表，跟中央籌商護國軍的善後，由於黎元洪愛莫能助，段祺瑞置之不理，也就有如石沉大海，毫無下文。直氣得唐繼堯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煙。民國五年雙十節，他致電黎元洪，辭謝勳位勳章，他在電文中即曾很沉痛的說：

「……況大局雖平，而滿目瘡痍，苦無善其後。死亡將士，遺族零丁，覺獨可憫，更無以濟其窮。撫念及此，寢饋難安。遑敢獨膺榮寵？務懇大總統收回成命，俾堯得免內疚神明，外慚清議。」

北京政局，鬧得越來越不像話了，由總統府和國務院之爭，引起六年五月二十三日，黎元洪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，下令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之職，而以外交總長伍廷芳組閣。段祺瑞和北洋將領一怒之下，乾脆掀起了「督軍團之叛」，北

洋將領所統治的各省份，公開宣佈與中央脫離關係。督軍團在天津設立總參謀部，進行變更國體，廢除約法，強迫黎元洪復段祺瑞職，下令解散國會。在這國脈如絲，千鈞一髮的關頭，唐繼堯仗義執言，對黎元洪竭力支持。他曾通電川中各軍，釋嫌攜手，共圖救國。巨耐遠水難救近火。黎元洪偪處危城，孤立無援，他被迫引入張勳的辦子軍，搞出了張勳復辟一幕醜劇，抬出了清宮之中的宣統兒皇帝，再坐龍椅，二度登基，改中華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為宣統九年。消息傳出，輿論譁然，西南各省，尤其憤激異常。唐繼堯更發表通電，誓師聲討，他編組了八個軍，以靖國軍為名，從昆明直赴貴州畢節，準備親自督師



民初川軍第四師師長劉湘

北上討賊。他在行前發表通電，慷慨激昂，意氣如虹的寫着：

「……總之繼堯受國厚恩，矢志擁護共和。頗聞張勳近日猶頑強抵抗，盤踞京邑。如國賊不除，國法不立，破釜沉舟，義無返顧。肝腦塗地，所不辭也。」

途中，尤曾作詩二首：

苦戰頻年欲罷兵，無端狐鼠又縱橫，衆擎扶廈憂傾側，小補醫創負治平。輟輓隊猶煩驛路，絃歌聲喜聽山城，往來六載曾何補，慚愧壺漿有送迎。

風馳小隊出郊東，日點旌旗白映紅，豈有壯夫難搏虎，尙傳女子奮當熊。千年古國關心遠，一粟浮名放眼空，自是良知天可質，斗間浩氣入長虹。

可是，從昆明到北京，路程迢遙，達八千餘里，實在是太遠了。反倒給一氣走天津的段祺瑞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馬廠誓師，擊潰張勳所部的定武軍，成了他所自翹的「三造共和」之功，他入京後自稱總理，以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，繼黎元洪而為大總統。馮段上台，一個是竊奪總統之位，一個是擅自組織新閣，兩者都是違法自私行動。於是國父號召護法，全國翕然景從。唐繼堯也在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

）七月，宣布雲南護法自主，不承認非法內閣一切命令。

唐繼堯進兵畢節，目標仍然在於四川。自從護國之役告終後，蔡松坡出任四川督軍，因為喉疾嚴重，赴日就醫，四川督軍一席即由蔡松坡的總參謀長，滇軍名將羅佩金代理。

三省聯軍驅吳光新

羅佩金把川軍編為五個師，計第一師師長熊克武，第二師劉存厚，第三師周駿，第四師劉湘，第五師周道剛。不久蔡松坡病逝日本福岡，川軍將領就開始對羅佩金表示不服，保省主義的呼聲響激雲霄。敵同學劉湘和劉存厚攜起手來，驅逐客軍返滇。羅佩金在成都陣歿，戴戡由黔入川繼任川督亦死於軍。從此川軍將領分爲兩派，劉存厚等傾向北洋，熊克武等服膺大西南。

到了民國六年十二月，劉存厚逐走四川督軍周道剛，自任川軍總司令，川軍派系又告丕然一變，傾向西南的將領一剖爲二，一系稱護國軍，倡保省主義，以劉湘為其中堅。一系用唐繼堯靖國軍的番號，熊克武、但懋辛、石青陽等屬之。熊克武他們推戴唐繼堯為滇黔川三省聯軍總司令，三省聯軍齊一步伐，並肩作戰，一舉擊退段祺瑞的舅爺，率領重兵入川平「亂」的長江上游總司令，兼四川查辦使吳光新。九月中旬，唐繼堯從畢節抵達重慶；就任川滇黔三省靖國聯軍總司令職，他派熊克武為川軍總司令，劉顯世為黔軍總司令，將所部滇軍擴充為八個軍。那正是唐繼堯聲威最盛的一生高潮，除了麾下所部八個軍之

外，還有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，副司令張鈞，湖北靖國軍總司令，荆襄鎮守使雲南人黎天才，第一師師長石星川，留粵滇軍第一師師長張開儒，由粵入閩的第二師師長方聲濤，還有河南王天縱，湘西田應詔、張學濟、周則范，靖國軍所在區域多達九省，人數尤在二十萬以上。

在此之前，民國六年，國父親率海軍，南下護法，國會議員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，一致擁戴國父為大元帥，下設元帥二人，一為廣西督軍陸榮廷，一為雲南督軍唐繼堯。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十一月十五日，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失敗，辭職下台。馮國璋命王士珍組閣，向西南求和，當時國父、唐繼堯、岑春煊、陸榮廷、程璧光、伍廷芳、唐紹儀同為軍政府總裁。北政府則由段祺瑞系的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為總統，南北舉行和議，和議不成，西南團體亦因內訌而趨於破裂，到了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六月一日，唐繼堯毅然決然，實行廢督自治，自動解除雲南督軍職務，通電全國，籲請各省督軍採取一致行動。他用聯軍總司令的名義，維持雲南全省治安，民政則委由省長主持。唐繼堯決心調回駐川滇軍，對於川事完全放棄，交由川人自主。從此以後雲南閉關自守，將雲南一省劃分為三個衛戍區，派出三名衛戍司令官。其中之一；即以滇軍第一軍長顧品珍為東防督辦。

川胞奮起同逐滇軍

九年六月一日唐繼堯通電全國，自動解除雲南都督職務，實行自治救國，電文中有：「繼堯

暫以聯軍總司令名義，保衛地方，收束所部隊伍，以免兵冗餉絀，貽國家以巨患。一俟裁兵事竣，即當解甲歸農，退安田里」之語。接下來，他又下令將駐川滇軍全部調回，改編為東防軍，任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為邊防督辦。在那一段時期，四川軍民，聽到唐繼堯有此大澈大悟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表示，真是額手稱慶，歡欣鼓舞，認為這是自天而降的大好消息。由民國四年十二月護國軍入川起，到九年六月，滇軍在川南各地，還有顧品珍的第一軍和趙又新的第二軍，兩支部隊實力強勁，佔據川南富庶之地，為時已達四年又半，所收賦稅，不知凡幾，形成四川同胞莫大的負擔，而且喧賓奪主，莫此為甚，滇軍在四川作客未免太久，照說也該回雲南去了。即連滇軍將士，也是久成思歸，聽說唐總司令決定把他們調回雲南，也是興高采烈，雀躍歡呼，人人都收拾行囊準備衣錦還鄉。

然而，從六月等到冬天，自夏天等到秋天，滇軍回防，仍舊是「只聽樓梯響，不見人下來」，一點動靜都沒有了。大家一打聽，方知這又是粉面霸王唐繼堯的一記花鎗，他揚言閉關自守政策，原來是為了應付內在外的危機。因為當時在省外，有駐粵滇軍李根源公開聲明，與唐繼堯脫離關係，雲南省境，又有第八軍叛變，叛軍攻向昆明、安寧、呈貢、嵩明各縣，一概為之震動，唐繼堯正在調集親信部隊，加以防堵，然而叛軍的聲勢，相當浩大，雙方勝負，尚在未定之天。唐繼堯內憂外患，交相煎逼，他那個聯軍總司令的寶座，已在岌岌可危。駐粵滇軍的脫離滇軍

建制，還是雲南團體的第一次分裂。唐繼堯在聯軍總司令時代，對於駐紮在雲南省境以外的部隊，一律禁止回滇，免得增加雲南的負擔，而這許多部隊既回不了家鄉，又冒着惡名與危險，在外省就食，對於主帥唐繼堯，由心裏難免會有怨懟之感，四五年下來，駐外滇軍早已對唐繼堯離心離德。李根源公開翻臉於先，難保駐川、駐黔等地滇軍，不會紛起效尤。所以唐繼堯開始心慌了，他才發出這一道通電，擺出收束各省部隊回滇的姿態，希望藉此緩和一下劍拔弩張，滇軍面臨分裂的危機。真要把駐外滇軍都調回去，則糧餉補給，談何容易？——因此，當四川軍民和駐川滇軍，都弄清楚了唐繼堯的煌煌通電不過是個幌子而已，憤恚和不滿的情緒，極為高昂。但凡有識之士都曉得，這是千載難逢的送客——驅逐滇軍回滇的良機了。雲南正有內亂，無力兼顧省外滇軍，而駐川滇軍又思歸心切，士氣消沉，四川將領，此刻還不動作，更待何時？於是川中將領接觸頻繁，相互聯繫，共同以驅逐客軍解救川胞為目標。我以桑梓為念，也毅然決然的應允了打頭陣，作先鋒。川軍驅逐客軍之役，於焉爆發，殊不知，就由我所發難的這一仗，竟在逐走滇軍，光復全川之外，又直接促成了顧品珍的倒戈驅唐，雄踞滇海整整八年的粉面霸王，靖國軍聯軍總司令唐繼堯，居然也從九霄雲裏，一個個斗栽了下來。

重賞之下必有勇夫

蔡坡松離開四川，由羅佩金代理都督，時為

民國五年九月。羅佩金當時已經升任滇軍左翼總司令，他上台以後的着急要務，便是清除異己，穩固地盤，於是他開始着手整編部隊，目標當然是針對川軍。劉存厚一聽消息大為反感，他心想滇軍本來是靠他打開一條血路引進來的，如今好處一點沒有，反倒要拿他來開刀了，他看看羅佩金的實力有限，抗命之餘，乾脆和羅佩金在成都城裏開了仗，皇城巷戰，戰況十分激烈。

黔軍戴戡，當時也留在四川，聽說劉存厚和羅佩金打得熱鬧，他決心袖手旁觀，坐山看虎鬥，讓劉羅二軍鷓蚌相爭，拚個你死我活，然後他再從中取利。

川軍不如滇軍驍勇善戰，但是人數較多，就地取才，兵源不虞匱乏，於是有所謂十萬川軍攻瀘州，斯時滇軍全部僅為顧超兩軍，人員指揮不統一，激戰數日，已現不支，因此決定退過大江



陣亡瀘州的滇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

南岸，往永寧，準備將來反攻。當時，我駐守靠近揚子江的太安場，窮塞困滯，總想駁極而復，打開一條出路。有一天，我問趙又新：

『我可否過江？』

他不加思索的回答：

『當然可以。』

於是當天夜晚，我便指揮楊春芳和關佑臣，以及張逢春的一個營，準備渡過揚子江，可是待我們到達江干，四處尋找，却連一艘船隻都不見。

正在無精打采的想回去，幾個認識我的打漁人，走過來問：

『楊參謀長，你是不是想過去？』

『想。』

『就不曉得參謀長捨不得花錢？』

『花！』

『租一條船二十塊，好不好？』

『好。』

他們看我答得乾脆痛快，不由的笑了

，他們在笑，我却一本正經的說：

『還有一樁，我的弟兄不懂水性，這些船，只有請你們幫我搖過去。』

『這個——』他們呆住了，過去就要

打仗，性命攸關，當然他們不能不考慮。

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我爽性問道：

『要好多錢，你們只管開口。』

『這個，——』果然有人動心了：

楊參謀長，一個人一百塊，多不多？』

『不多。』我斬釘截鐵的說，又問：

『你們究竟有好多船？』

聽說有一百塊錢好賺，他們又歡欣鼓舞起來，幾個人的聲音同時在說：

『有二三十條啊！』

我一回頭，叫軍需官把大包的銀元取來，我跟他站在江邊，按人，數船，照價開錢。

一剎那間，也不曉得從那裏找來這麼多藏起來的小船，我估量船隻的載重量，下令不分官兵士兵，每十個人乘一艘。月黑風高，水流潺緩，胆子小些的官兵，眼看只有兩百多人渡過長江，深入敵陣，難免有點怯懼猶豫，我唯恐動搖軍心，趕緊就說：

『你們看到啊，我先上！』

楊杰跋尾給我難堪

我一上去，大家就緊跟着魚貫登船，我們把二三十條小船搖到對岸，我選擇一片沙洲，作為登陸地點，取其河沙輕軟，不會發出聲響。登岸後，我看見附近有一座寶塔，足可控制很長的一段江面，我就知道塔裏必定有人防守，引導全軍，匍伏而行，一直爬到塔下，齊齊一聲吶喊，幾排亂槍，守塔的敵軍全部為我解決，我們就在此在敵陣腹心，建立了據點。

分兵駐守，我一馬當先，率領大隊，進攻塔後不遠處的一個小市鎮，鎮上有一千多名守軍，當時早已陷入熟眠，驟然聽到密集槍聲，廝殺吶喊，驚天動地，聲震田野，急急披衣抄槍，却是已經來不及了。我們槍刀齊舉，見人便殺，千餘守軍死傷大半，剩下殘餘，抱頭鼠竄而逃。鷄飛貓

跳，一片大亂，東方顯露魚肚白，到這時候，我們這兩百來人，已將一千餘敵軍全部肅清。全部川軍因此由沱江往瀘州以北退出：我遂一舉克復瀘州。

天一亮就派出傳令兵去，向後方報捷，並且催促趙又新立即渡江，渡江船隻，我請那幾位打魚朋友儘量搜集征雇，他們讚我是英雄，人人樂為我用。

捷報送到趙又新帳下，軍部裏幾乎沒有人相信，我會以這麼少的兵力，夜渡逆襲，居然成此大功？然而事實俱在，他們驚詫感佩之餘，不免奮袂而起，趙又新派朱德一旅先過江去，然後乘勢揮軍恢復了失地。

由於奇兵突出，子夜渡江的這一役，我在川滇軍中，聲名大著，大家都承認我楊某人打仗確有一手，川軍將領在想，與其楚材晉用，何不楚弓楚得？於是，舊日的同學友好，長官袍澤，紛紛派遣秘密代表，來向我下說詞，促我回返川軍陣營。

最最熱心積極爭取我的，是我的老同學劉湘，那時候他已經當師長了，爲了使我棄滇回川，他用苦肉計，派他的參謀長喬裝深入敵後，勸我速速發駕。

在這個時候，又發生了一件使我不勝憤慨的事情，加強了我脫離滇軍陣營的決心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川軍也好，滇軍也好，都是中華民國革命軍的隊伍，尤其護國軍興以後，川滇兩軍合作，方始擊敗了袁世凱派來的北洋勁旅，如曹錕、張敬堯、陳宦、馮玉祥等部；自此以後川滇兩軍應該是一家人了，再也不必有什麼畛域之分，門戶

之見。至於同室操戈，兄弟鬩牆，更是毫無意義之舉，因此我在滇軍中任職，內心裏一向都很坦然，認爲這跟我在川軍服役並無二致。

然而這僅祇是我個人的想法，川滇二軍中人，觀點可就大大的不同，川軍同志以爲滇軍是侵略者，既有大批的部隊在四川就食，還要爭奪四軍督軍的寶座，川南川東精華之區幾乎已爲滇軍囊括殆盡，而我是川軍中健者，偏偏在爲『敵方』效力，所以他們覺得只要迎我過來，便可以使川軍的聲勢爲之一壯，而滇軍亦將因我之去而遭受頗大的損失。

滇軍的高級將領，都和我相處甚歡，而且也深知我在他們部隊中的重要性，但總有部份軍官，當時的眼光還很短淺，胸襟更沒有方面將帥那麼樣開闊；他們反倒認爲我這一四川人，居然在滇軍中位據要津掌握重兵，深得統帥的信任，地位凌駕乎他們之上，不免覺得有所不平。在敘府時我就挨了部屬楊杰，派人給我難堪。那曉得回到瀘州，又一次預先安排的詭計不旋踵而至。

那時候，我不但身任第二軍參謀長，而且，由於我新近收平匪患，招撫了兩個團，還有一營滇軍，是唐繼堯的衛隊，由黃毓成撥給我指揮，其實也就等於是我的警衛營，負責保護我個人的安全。凡此種種，看在滇軍一些師旅長中級幹部眼裏，居然引起了他們的猜忌，——有一天，軍部舉行晚會，演出平劇，各級軍官攜眷觀賞，衣香鬢影，情況相當的熱烈，早年出堂會唱戲，節目並不預先排定，而是到場的觀眾，從官階最高的開始，逐一點戲，點個三五齣，算算時間差不

多了，就此把節目定好。

這次晚會恰巧趙又新不在場，點戲由我開始，以下還有三四位師長副師長接着往下點，當時我毫不在意，但是唱了兩齣，第三齣戲敲起鑼鼓，一開頭就是小丑出場，那劇目赫然竟是：『張松獻地圖』，我這一怒，幾乎咬碎了牙齒，我霍的站起，跟我的太太說聲：『我們走！』就此大踏步的離開戲院。

利害衝突時敵時友

整整一夜，睡在床上輾轉難眠，思潮起伏，不克自己，我心想，這一般小人施展如此卑劣的手段，暗地裏陰謀計議，當場予我莫大的諷刺。凡是看過三國志或演義的人都知道，張松原先是益州牧劉璋部下的一名別駕，益州，就是四川的舊稱。那張松『身短不滿五尺，言語有若洪鐘』，他在當時亟欲自封漢寧王的張魯壓境之下，向劉璋進言，想親往許昌勸促曹操攻略漢中，使張魯拒敵不暇，不敢再窺蜀境。其實張松早知劉璋昏庸無能，益州斷不能守，他暗暗畫下四川地圖，想以此爲進身之階，反勸曹操揮兵入川，那曉得曹操新破馬超，趾高氣揚，對張松相當怠慢，他這幅四川地圖也就不曾獻出，後來在歸途中繞路荊州，見劉備禮賢下士，愛才若渴，這才把四川四十八州郡的地理圖獻給劉備，終於加強劉備入川的決心，演成三國鼎立的局面。——這一齣戲文的大略如此，那般人的陰謀自亦昭然若揭，他們是在譏笑我將四川出賣給滇軍。

是可忍？孰不可忍？那一夜我前思後想，氣

忿難平，心想我這麼苦苦經營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？川軍顯以我爲敵，滇軍不以我爲友。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何苦夾在這明爭暗鬥的是非圈裏，左右爲難？

這時候我的意志已經開始動搖，「梁園雖好，終非久戀之鄉？」我再在滇軍裏耽下去，問題唯有越來越多，恰巧在那段時期川軍將領對我爭取更趨熱烈。時間來了二三十位早先的同學，他們甘冒着生命的危險，包圍在我左右，時時刻刻都在勸我早爲桑梓着想，一定要我回向川軍的陣營。趙又新公畢歸來，有人報告他那天晚會席上，我拂袖而去的經過，他聞言勃然大怒，連連大罵：

「這是那一個×××的搞的鬼？這是那一個×××的搞的鬼！」

頓時，他派人澈查，聲言一查出主使之入必加嚴辦，因此我在滇軍之中更加存身不住了，我開始準備離去。

我手下共總有兩團一營，兩個團是我招安匪徒改編的，自團長到列兵全是四川人，他們絕對遵守我的命令，那是不需疑慮的事。有問題的是滇軍的一營，那一營純粹是滇軍，唯有營長張逢春和我是四川老鄉，他平時對我極爲敬服。

到了我決心脫離滇軍的那一天，我下令將我的直屬部隊往北方開拔，進駐安岳。張逢春悄悄的問我說：

「參謀長，你有沒有奉到上級的命令？」

「沒有上級，也沒有命令，」我坦然無隱的說：「張營長，你不想去安岳，你就不需要跟我去。」

「說那裏的話，參謀長，」他更堅決的說：「要去，我們就一道去！」

我把部隊帶到安岳，休息一下，喘口氣，然

後加以整編，張逢春忠誠可靠，我把他提升爲團長，再招些兵，於是我一共有三個團的兵力。

趙又新和我相交莫逆，他對於我的不告而別，十分憾恨，我知道他必定會有這樣的心情，率部抵達安岳之後，我便打了一個電報給他，說明我不得不走的苦衷。

桑梓爲重回川軍去

我回返川軍陣營的時候，正是熊克武倡呼「川人治川」，聯合全川將領，要求滇黔兩軍出川，他將川軍編組爲兩個軍，以但懋辛爲第一軍長，劉湘爲第二軍長，熊克武自任川軍總司令。所以，我從安岳、保寧北上閬中，正是奔赴熊克武的總部，劉湘欣然聽說我過來了，他大爲興奮，特地趕到閬中迎接。

時值夏天，川軍裏的朋友、同學、各級將領，無不識與不識，聽說我已率部抵達閬中，自發自動的，予我盛大熱烈的歡迎。舊雨重逢，又度並肩作戰，兼且眼見川軍聯合陣線組成，我不免也感到十分欣慰。在閬中大宴小敘，竟無虛夕，川軍上下，認爲我參加了他們這邊，前途大有可爲，鼓舞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凡此種種現象，都在激勵我下定決心，我必須努力爭取良好的表現。

在閬中，熊克武以川軍總司令的名義，發表我爲第二軍第九師師長，爲了表示他對我推心置腹，特將他部下最精銳的一個憲兵團，撥給我指揮。我爲使各團戰術平均，便將這一支精銳，分三營，編入我帶來的三個團裏。閬中接近廣安，和我的家鄉距離不遠，我派人回去了一趟，不久就募來大批新軍，編組訓練，第九師迅速的有了完整編制，戰力尤其不在友軍之下。我對這一

支基本武力。

駐防閬中那一段時期，當地忽然發生了霍亂，病勢嚴重，傳染極速，走在街上好好的一個人，忽然大吐大瀉，滿地亂滾，不一會兒，手、腳和全身由於大量失水，竟會全部乾癟，莊子有曰：「槁木死灰」，依我親眼所見，患霍亂而死的人，才真是槁木死灰，他們死後滴水無存，人都變成脆的，過去拗拔他的指頭，啪的一聲，應手而斷，當時的情況，實在可怕，霍亂流行的那幾天裏，一死就是好幾百個，可憐當地人不懂得這是什麼病，連醫官也莫名其妙，於是只好把它當作瘟疫，那些倖免於疫者，紛紛的求神拜佛，磕頭燒香。大難當頭，誰都不曉得自己可以活到那一天。總部眼見霍亂來勢汹汹，唯恐傳染到了軍中，因此召開緊急會議，會中議決提前出發，反攻成都。說也奇怪，就在我們準備開拔的那一天，突然天降大雨，這一場雨淋去了我們的暑熱與煩悶，同時，居然把閬中的霍亂疫症也給沖刷盡了，從此霍亂絕迹，人民額手相慶，否則的話，恐怕閬中全城百姓，俱將不保。

由閬中進軍成都，支援孤軍守城的友軍，部隊開進了成都城，朱德、金漢鼎率領前來增援的滇軍，前哨已經在龍泉驛一帶活動，我深知龍泉驛是成都的咽喉，這處衝要地點一旦淪於敵手，敵軍便將兵臨城下，那時候，我們唯有從事巷戰，與敵週旋。所以在連日的軍事會議上，我極力主張，川軍應以龍泉驛爲主戰場，先在龍泉驛遏阻滇軍的凌厲攻勢。我這個意見，獲得大家一致的同意。這是我脫離滇軍以後從事的第一仗，我的敵手，多半是我在滇軍裏的老部下。（待續）